

彭公案

第一函
三冊

繪圖十九續彭公案卷一

第一回 彭大帥自創救眾志

川總督告急備咨文

晚懷朱蘭九編

詩曰 為何主帥欲輕生

激勵軍心用意深

刁斗四鄰聲不絕

清兵迅速見公文

話說十八續彭公案，叙至明室後裔，朱朝元在雲南連雲寨，招賢禮士，以排滿復明為名義。時朱朝元姑主持軍政，稱為元帥，率領一班不識時務的狂徒，帶領烏合之眾，攻破四川省的化平縣，聲勢頗覺洶洶。此時彭公隨征的男英雄，如鄭元連、羅珠、滕秋香、羅春紅等，被鄧紫姑、蕭媚娘以劍術先後華命。清兵損傷甚夥，不得已急急逃遁。彭公視此情形，既覺慌張，又復感嘆，心中暗暗忖道：本帥自入官途以來，出將入相，垂數十年，所有南征北剿，馬到成功，從未受過如此大挫。今一旦狼狽若是，豈不像當年的楚霸王、七十二戰，戰無不利，忽聞楚歌一敗，望地嗎？因顧手下將士李七、侯領、張章、余兆榮、和叔、魏麟、孔正憲、洪光典、勝官、保陵、宗道、吳義、常興、壽全、關王以及女將李翠桃、李翠鳳等，說道：我朝自太祖八主中夏，迄今已有六十餘載，上符天眷，下合民心，四海昇平，群生樂業，義皇圖之，肇國運之興昌，雖偶有小醜跳梁，不服正朔，而王師所至，立掃妖氛，正不啻薄霧浮雲，經烈風而倏然消散。仰見聖天子在上之洪福，所以羣下用命，各建殊勲，即就最近之事言之，如離奇山、太華山、峨嵋山等處，匪寇業已漸次蕩平，方以為國家從此太平，安然無事，偃武修文，正在此日，所以本帥即便追師回京，面奏聖主，論功行賞，俾諸英雄各得顯親揚名，封妻蔭子，不料行至半途，又奉諭旨，加本帥以平南大元帥之名，目回兵征剿朱朝元，竊念聖眷方隆，何敢退避，只得再樹戈矛，重整旗鼓，以期肅清宇內，不致伏莽潛滋。奈何朱朝元自稱為前明嫡派，號召各處匪徒，竟與本帥為難，失陷城池，損兵折將，皆本帥不識機宜，不善指揮之過。上負朝廷之倚任，下誤諸位之前程，興言及此，愧恨奚如！說罷，急欲拔劍自刎。蓋彭公所以如此做作者，實因遇有勁敵，故爾夙夜兢兢，心由是渙散，不得不假意輕生，藉以激動眾志也。其時男女老少英雄，眾皆不小，連忙把劍奪下，環跪於前，皆說請大帥保重，玉體上而為國下而為民，正是興朝柱石，責任非輕，何可效婦人女子之流，遽尋短見呢？請大帥三思。彭公說：這朱朝元手下的柴天鏢、陶天寶、梁天鵬，个个都是本領高強，鄧紫姑身為元帥精通劍術，已屬難已，抵敵又兼蕭媚娘死

灰復燃相與合夥。其勢更覺猖獗。而官兵營中的士卒。據本師冷眼看來。各有思歸之意。不免懈怠精神。今日奔潰至此。既不可以北去。又不可以南征。本帥實覺進退兩難。不識諸位同志。何以見教。本帥也。其時提督孔正憲總鎮吳葵等說道。眾職等所帶各營。當然歸單職等管束。此後如有無故思家臨陣不前者。一經察實。定以軍法從事。大帥儘可無憂。遂須李老英雄與顧榮和韓諸位同心協力。輔助大帥共申天討。豈真不敵朱朝元蒲媚娘嗎。大帥何必如此灰心呢。孔正憲說畢。大家鼓掌贊成。彭公見此情形。只纔放心。因又說道。今日倉皇到此。實非安身之所。不知前途有何城池。暫為駐腳。以圖進征。便有鄉導報道。前面有一西昇縣。縣城很是堅固。頗可暫駐。離此不過五十多里路。縣官姓福名天申。也是一位兩人。大軍一到那裡。自然供應周到。彭公當即點頭稱是一面吩咐。把鄭元連夢珠羅春紅滕秋香的屍身找着。用棺木殮殮安葬。樹立碑碣。并延僧道做齋建醮。超度亡魂。彭公親自拈香痛哭。藉以激發軍士的心腸。一面命拔營動身。前往西昇縣駐紮。行只半日工夫。即有縣官福天申出城迎接。一進城內。便在縣衙居住。所有兵士分屯於城內城外。頗見整肅。當下即由縣官備辦酒筵。為彭公接風。在大花廳一連擺設數席。另有一席設在後堂。以為李翠挑李翠鳳的位置。席間酒至數巡。忽有探馬回來報道。城都境地四面都是匪軍。勢甚浩蕩。恐怕成都一城危在旦夕。請大帥定奪。又見該縣門房的人說道。現有公文一角。請大帥開閱。彭公連忙拆看。只見上面寫的是

欽命頭品頂戴戶部右侍郎特授四川總督格為咨請事。照得案據提塘報稱。現有明代遺孽朱朝元。前在青城山朝陽寺創製為僧。繼乃竄至雲南。自立為連雲寨主。不安本分。妄想復明。手下有強徒多人。如蠅逐臭。又且招賢設館。似蟻趨糧。各立名目。擅自募大精兵數萬。所向無敵。近者竟敢長驅直搗自南而北。派分四路。紛紛而來。先以成都為眾矢之的。竊念四川兵力單薄。猝遇勁敵環攻。實屬危如累卵。伏以帥台。鑑察素裕。屢立奇功。殊思迷荷寵命。煩煩。此次又奉諭旨回轍南征。想必能殲厥巨魁。掃除妖孽。即希高張大纛。直指西川。迅解重圍。俾免失守。為此合亟備咨前來。仰即查照施行。幸勿遲遲不發。聽任家孽。破危城。勢復延蔓。庶幾雄師蒞止。立蕩妖氛。既紓君國之憂。又副雲霓之望。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須至咨者。右咨欽命平南大元帥。前河南巡撫兵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右副都御史彭

彭公看罷四川總督格魯烈之咨文。甚是着急。當下多發用過酒飯。即使散席。遂對隨營効力的陸宗道說道。今據川督咨稱。成都四面受攻。勢甚岌岌。想你從前是在四川做過一任提督。對於成都之地。與形勢軍政兵事。都是熟悉。兼且你祖上世為天師府的法官。自幼能悉奇門并識天書。又會太乙五雷正法。可速帶領三千人馬。趕赴成都。會同格總督調撥本處兵馬。協力防堵。相勢抵禦。是為至要。陸宗道遂即唯唯聽命。拔營去訖。又命提督孔正憲總鎮吳彝煥。領洪光典。恭將周永福。各帶人馬三千。前往都按照東南西北四門抵敵。本帥即率大兵隨後策應。孔正憲等一聲得令。紛紛啟行。彭公分派既定。便向李七侯。顧煥章一班男女老少英雄說道。前軍既已開赴本帥和諸位亦應速速動身。不可在此延宕。致誤軍机。李七侯等都說大帥所見極是。說話未了。忽聽得縣堂之上鼓聲震震。連喊冤枉。却把大家一驚。正是軍務紛煩無暇管。誰知又欲把冤伸。不知擊鼓喊冤。果因何事。且看下回。

第二回

何胡氏伏地訴冤情

王得喜解囊之酒賬

詩曰

從來父女是天親

何忍裁誣暗害人

offering and analysis of

0000-1432/74

話說彭公手下男女老少英雄。

預備統率大軍前

萬方有正者上卷

寒中寒處欠分明

說彭公手下男女老少英雄

預備統率大軍前

萬方有正者上卷

寒中寒處欠分明

說彭公手下男女老少英雄

預備統率大軍前

萬方有正者上卷

寒中寒應欠分明

問女婿接到只一封信。遂即回來。於前月初二日肩負包裹。手執一柄金蓋。先從民婦家中經過。其時天色傍晚。隔他自己家裡。還有一里多路。民婦的丈夫看見女婿。多年未歸。這一見面。非常歡喜。便叫民婦辦些酒菜。留他用過晚飯。再回他家。到了飯後。已有二更時候。他竟一人回去。及至次日。民婦看見有金蓋一柄。曉得是女婿昨晚所遺留的。即由民婦的丈夫。送還他家。此時把他家門戶敲了幾下。即由女兒開門。問道：父親來為何事？民婦的丈夫說道：這是女婿的金蓋。因為昨晚酒後。未曾檢點。遺在我家。故爾特為送來。但不知女婿今日又往何處呢？不料女兒一聽這話。大為驚訝。說道：我的男人並未回來。父親是曾見過他的麼？當下民婦的丈夫也甚詫異。因說道：明明女婿昨日回來。先到我家用過晚飯。二更時候。他是定要歸家。怎麼這回你說未曾回來呢？其時父女二人言辭幾句。民婦的丈夫回到家來。悶悶不樂。到了第二日。忽有這裡衙門的公差。跑到民婦家裡。說是胡有功被趙胡氏所控。有縣大老爺的拘票。務要快快到案。原來民婦的丈夫。生來胆小。兼以年老。更形懦弱。怎經得公差們吆喝嚇詐。不得已。不到衙門。由這裡縣大老爺審問。說是胡有功貪謀銀錢。害死女婿。令被女兒趙胡氏控告。不由分辯。此時打了數十大板釘。收監。怕要鬧成死罪。可憐民婦的丈夫。兩腿打得皮破血流。現在監內受苦。不堪言狀。中且腐小。店無人經理。只得閉歇。民婦衣食無靠。兼以一個好好女婿。又不知生死存亡。實是悲慘。其各現。聽人說大人到了這裡。便是青天。審過包拯。是以叩求伸冤。說罷。便在地下叩頭不止。彭公聽罷。點了點頭。便即問道：你的女兒到底可有姦夫？姓甚名誰？呢？胡李氏答道：出嫁的女兒。不在身邊。或有他事。或是謠言。民婦那得知悉？如何明白呢？絕求大人明察。彭公吩咐縣差。把胡李氏帶下去。叫他明日再來聽審。不要難為他。一面便向李七侯領換章等說道：統率大軍前往成都。本來不可久延。無奈現有此案發生。亦覺不便不理。好歹耽擱一天。再為前去罷。惟這宗案件。情節可疑。着這裡縣官福天申。如此問案。甚是糊塗。不知冤屈多少。好人實為可恨。李領二位老英雄。閱歷既深。民情遠徹。就煩二位不辭勞苦。暗到趙胡氏家。沿路搜查一番。以便完案。李七侯領換章同聲答應。即時脫去袍褂。換了一身短衣。走出衙門。到了城外。遇有一個小小的酒館。李領二人無意中向裡一看。却是一個賊頭賊腦的人。在那桌上。自斟自飲。面前擺有幾樣菜。覺得很為得意。看他身上衣服。不甚清潔。就知道人不是好人。

李顧二人本有喜歡盤查賊盜的性情。遂即走到那人棹子旁邊坐下。也喊酒保拿了一壺酒。拿了兩碟菜。故意淺斟慢酌。看看那人酒菜用完。便叫酒保算賬。酒保收了酒壺菜碟。說是酒是一起共銀四錢五分。那人說道。請你們掌櫃的暫且記賬。改日再把給你罷。酒保道。那可不行。你只個人。東跑西走的。日夜不歸。那裡找你討賬呢。那人便道。你們富真的。就照不起我王得喜麼。那酒保道。我也曉得你是王得喜。蜂號摸壁鬼。但是我討賬的事情。很是費力。聽說你只一人。一向摸到多少。就要花消多少。你家中素不存錢的。兼且你家門戶。日裡是關的。夜裡都是鎖的。如今天不交賬。叫我那一天找你要賬呢。李七候全顧煥章。聽那酒保口風。就知道只摸壁鬼王得喜是個積賊。很為留意。隨後王得喜受了酒保的一股悶氣。知是傲他。不過便在腰包裡掏出一包銀子。往棹上一攪。氣昂昂的說道。富真是老子沒有銀子嗎。你看只是什麼東西。酒保道。你的東西。那個能講。不算是你的嗎。我們也不要你多的。你又何必作此刁狡呢。只見王得喜檢了一小塊銀子。用手戳了一戳。說是你收去罷。大約足有四錢五分。酒保正待收那銀子。忽見旁邊一掛鐵練。往王得喜頸上一套。却把酒保嚇了一跳。正是。欲把白銀收拾去。無端黑索套將來。不知王得喜何以被練套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老英雄拿獲積賊

摸壁鬼供說真情

詩曰

小竊之徒難遁形

英雄越老越精明

案情謀殺難曾見

黑夜房中有賊人

話說酒保正待收那銀兩。忽見王得喜的項上掛鐵練。酒保出驚不小。不知是什麼人。把這鐵練將王得喜套住。仔細一看。就是只棹子旁邊的兩個老頭兒。酒保連忙抖擻抖擻的問道。你你兩位老人家。怎麼要帶這個人。到底底是為着何事呢。只見兩個老頭兒同聲喝道。咱是李七候。咱是顧煥章。都是彭大帥隨營的差官。要拿摸壁鬼歸案。酒保聽得是彭大帥手下能人。嚇得屁滾尿淋。不敢出聲。急急跑去。王得喜更是抖個不住。好像小雞兒。見着兩個老鷹一般。只得任他抓去。原來這却是何理由呢。這因摸壁鬼王得喜本是著名的積賊。李顧二人聽那酒保口風。已經知道他的大概。後來王得喜掏出一包銀子。李顧二人心靈眼快。就看見那包銀子的皮紙上面。寫有趙增壽封四個字。心想這趙增壽就是胡李氏的女婿。即是趙胡氏的男人。據胡李氏訴稱他的女婿。不知生死存亡。又

據趙胡氏原告是他父親胡有功貪謀銀錢害死女婿這個情節實在冤枉以理推測必定是趙增壽夜裡回家走到半路被王得喜殺死將他銀子搶去毫無疑義李願二人想畢遂把那一包銀子拿住把王得喜頭上套了鉄練一直帶到西縣衙內便向彭公稟明一切情形彭公說道二位老英雄甚是辛苦所有見解當亦不錯待本帥問他一堂遂又升了公座吩咐把王得喜帶上不多時王得喜跪伏案前彭公便問道你就是摸壁鬼王得喜麼王得喜答道小的就是王得喜彭公又道抬起頭來王得喜把頭抬起彭公仔細一瞧暗忖只個摸壁鬼生得六頭鬼腦眼光不定當然是個積賊並且無山橫之相未必竟敢殺人因復問道你這賊徒家住何處賊夥幾人怎麼把趙增壽殺死屍身置於何處銀兩搶有多少照實招來免動大刑王得喜道小的家住王家套隔胡家村這有二里多路向無做賊的夥伴也實無殺傷人命的情事彭公便把警堂木一拍罵道你這賊徒不打不招喝令一聲打便有站堂的縣差把王得喜拖下用那竹板就是一五一十的打了八十下彭公又說帶上來再向王得喜問道你說不曾殺人現在趙增壽是誰殺死呢趙增壽的銀子怎麼落到你手呢況這銀子包上現有趙增壽封四字你還能以抵賴嗎快快從直招來免得皮肉受苦王得喜道小的照直說了求老大人的恩典原來小的家道貧寒衣食無出不得已偷摸之事常常有的却並沒有殺過人若要講這趙增壽的銀子來歷這因前月初二日晚間小的從那胡家豆腐店門口經過聽見裡面是胡有功的聲音說道我的女婿呀你怎麼隔了幾年這纔回來呢你的身邊可餘有幾文呢又聽他女婿趙增壽答道我因在外做個買賣前兩年沒有長錢不使回來今年算是長有百兩銀子加上接到岳父大人的一封信信所以這纔回家小的聽他說有百兩銀子不免見財起意便在那門外悄悄的時候看過了一會子趙增壽在他岳父家喝了一飽酒吃了一頓飯到了二更時候纔到自己家去小的因想偷他幾兩銀子便暗暗跟他而行到了他家屋邊趙增壽便即敲門進去小的便亦隨後鑽進從那後院爬上半壁輕輕的跳到他的內窰又由那床後爬上床頂伏着不敢動彈却見房內先已有一個男子在那裡吃酒彭公問道那個男子你認識麼王得喜答道小的也認識他就是那相近一個開布店的姓袁名字叫做有因彭公道你再講罷王得喜接着說道那個袁有因聽是趙增壽說語聲音他便把褲上杯篋收去急忙忙的也到床後躲避不多時趙增壽走進內

他的妻子胡氏預先跑進房去，很有驚慌形像。趙增壽却是酒氣醺醺的，不問三七二十一，便往床上一躺，立時呼天喚地。趙胡氏知他男人睡熟，便在床邊將衣有因，拉到房外問道：你我二人，連領作短頭夫妻，頭作長頭夫妻，呢？袁有因道：長頭夫妻怎樣？趙胡氏道：若作短頭夫妻，你我從此撒手，永絕往來。若作長頭夫妻，便將這床上之人，一刀結果了他的性命，豈不安然自在麼？袁有因道：殺人的事，我是駭怕的。我就從此去了罷。趙胡氏一聽了這話，不禁柳眉倒豎，杏眼圓睜，連忙我了一把鋼刀，對袁有因說道：你本從前調戲我，至今你却不是我袁從前一個長夫妻了罷。甯裡說着，便把袁有因向房內一拖，走到床邊，把那鋼刀往趙增壽頭上一剝，喀喇一聲，趙增壽的頭頸分離，立時嗚呼。小的在床頂上嚇得不敢聲張，只覺心裡亂抖，暗暗想起一句俗語：最毒婦人心。這話真是不錯，停不多時，趙胡氏我出一個磁罐，把趙增壽的屍身用刀劈開，分作數塊，裝入鏊內，勒令袁有因幫全扛到屋後，掘坑掩埋。小的就趁這個空兒，從床頂上下來，撈到一個小包，祇急忙解開，僅偷他這一小包銀子。其餘的銀子仍攬包袱之內，令被李老爺、公顧老爺拿到老大人案下，這得實供，不敢說謊。彭公聽罷，吩咐李七候、顧煥章帶金縣差引路，速把趙胡氏、袁有因捉拿到案。不到片刻，趙胡氏袁有因均提到。又把胡有功由監內提出，胡李氏一併傳來，齊集案前。一排跪下。彭公便又升了公座，早有西華縣的刑拉兩房，開呈点名清單。彭公提起硃筆，先在趙胡氏名字上一点，站立的吆喝一聲。趙胡氏膝行湊近幾步，彭公看這趙胡氏年紀不過二十三、四歲的光景，收拾得頭光腳小，雖係外面穿着素服，却是滿臉的脂粉，未褪彭公正待審問，此時天色傍晚，堂上点得燈燭輝煌，忽然起了一陣旋風，燈燭無光，隱隱中現出一個滿身鮮血的紅人，伏於堂口。大家嚇得毛骨悚然，正是：冤魂不散求伸雪，頓時旁人受一驚。欲知此案如何審斷，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毒婦人供詞狡展

彭大帥斷案持平

詩曰

婦人最毒是心腸

刁狡情詞實掩藏

秦鏡高懸難隱迹

罪名判定協王章

話說趙胡氏正值跪得湊近，陡然起了旋風，燈燭失色，堂口伏着一個紅人，滿身鮮血，陰慘之氣，令人驚駭。彭公却是心地明白，知是趙增壽的冤魂，故而毫不介意，依然向着趙胡氏臉上詳細審視，因他有一段姦淫惡毒的氣象。

就曉得接盤鬼王得喜的供詞靠得住了。便問趙胡氏道：「你的男人到底是死是活？他從遠處回家，你是見過沒有？你告是你父親謀財害命，這事有何見證？」從實供來。趙胡氏聽見彭公這樣問法，心中覺得一寬，便當聲百轉的說道：「小女子的男人，出外三年，未曾回家。此次回來，小女子齊來見面。這因小女子的父親胡有功，送來一柄金盞，說是小女子的男人，頭天晚間，走他家經過，遺落這柄金盞。小女子聽得這話，心想男人出外數年，身邊必帶有銀錢，既然到過他家，必是他見財起意，圖謀銀錢，把女婿害死。這是必然之理。不然小女子的男人，怎麼到了他家，就不見了呢？總求老大人伸冤，追一個水落石出，說罷，假意嚎啕大哭。彭公心想：這個女子口齒伶俐，真會做作，深堪痛恨。遂又問道：「據你說，你的男人是你父親害死，現在却有人說，是你自己殺死，你將怎麼辦？」趙胡氏把眼睛一轉，把身子一扭，高聲說道：「這是從天上吊下來的話，那有做妻子平空白地的，把自己男人殺死？這想必是我父親栽誣，布箇假禍。顯見我這父親有意栽害親生的女兒，心術狠毒無比。求老大人明察。」彭公用手指着袁有因，問道：「趙胡氏道：這人你認識麼？」趙胡氏道：「小女子素不認識。」停了一會，彭公提起珠筆，在袁有因名字上，一點兩邊，差役喊了一聲：「袁有因跪上。」前來彭公問道：「你是開布店麼？」袁有因一聽這話，暗想：我開布店，彭公初到此地，何以得知？必定此案情節，已經查明了。這時不禁愕然，便答應一聲：「是。」彭公又指着趙胡氏問道：「袁有因道：『這個女子，你可認識？』」呢？你怎麼和他勾搭上手？你怎麼要把他男人殺死呢？」袁有因正在預備回答，却被趙胡氏在公案下面，暗暗把他衣服一扯，這得閉口不言。彭公早以照見，立把筆臺木拍了幾拍，罵道：「你這淫惡的妖婦，你剛纔說你和我袁有因素不認識，這回他要說話，你却用手為何扯他的衣服，快快打手。」即有公差用那藤索把他五指套住，扣在一塊板上。拿竹板子打了一百手心，打得趙胡氏叫苦連天，不敢亂動。彭公又問袁有因道：「你要賄直供來，免得皮肉吃苦。」袁有因道：「高民一向開設布店，和趙胡氏住處相隔不遠，記得前年他到店內買布，和商民壞了幾句閒話，商民並不在意。後又到店賒布，說他男人是趙增壽，原來趙增壽本和商民相熟，既是他的妻子賒布，焉得不肯？後來商民就住他家討賒，他却是待我格外親熱，兩下從此來往，却是有的。至若殺死趙增壽，商民實在胆小，不敢下手。」這是實情。求老大人恩施，格外趙胡氏在旁聽得，袁有因這些口供，心上早已看破，現出那種怪相，連忙說道：「照袁有因說，你男人是趙增壽，原來趙增壽本和商民相熟，既是他的妻子賒布，焉得不肯？後來商民就住他家討賒，他却是待我格外親熱，兩下從此來往，却是有的。至若殺死趙增壽，商民實在胆小，不敢下手。」

有因所說小婦人的親夫想必就是奸夫所害。賈興小婦人無干。彭公又罵道：「你這淫惡的東西，正如刺繡一般，逢人便刺。」刁狡異常。本帥料定非動大刑不招。吩咐快夾起來，便有該縣的皂班，抬出天平架子，把趙胡氏頭髮打散，向架上一縛，拉開兩手，前後用橫木一夾，夾得那趙胡氏舌頭伸出多長，兩眼冒出甚高，實是死去活來。胡有功夫婦在旁看見親生女兒如此情形，不禁悲慟之至。袁有因見他情婦這樣吃苦，也覺憐憫難堪。這因事已至此，無可如何。無奈趙胡氏總是口緊不肯實招。彭公遂即吩咐把淫魔鬼王得喜帶上，隨即跪到案前。彭公說道：「你把你的原供高聲敘述一遍，不要遺漏一句。」今這奸夫淫婦和胡有功夫婦大家聽着，與你沒有干係。本帥還有重賞與你例。王得喜聽了這話，便把前前後後如此如彼一切情節高聲朗氣敘說明白。彭公再向趙胡氏問道：「你這聽清沒有呢？」趙胡氏因為隱情活現，難以抵賴，這得死心塌地，答道：「聽見了。」彭公道：「你這招是不招？」胡有功夫婦在旁插嘴道：「我的女兒，你就招了罷，你受這樣大刑，我們是在心如火，刀割誰叫你做這宗事來呢？」趙胡氏這得認了，謀殺親夫嫁禍生父的罪名，袁有因也就認了和奸帶凶的罪名。當下彭公按大清律例，判定趙胡氏凌遲處死。袁有因絞監候。胡有功夫婦年老家貧，無辜被害，情殊可憫。仰西甯縣查明趙胡氏所有資財，除以半數進僧超度趙增壽外，其餘的給與胡有功作為養老之資。西甯縣知縣福天申躬膺民社，聽訟草率，着即停俸三月。其俸全賞給王得喜，以表破案之能。并令王得喜出具切結，嗣後不得再為行賄。頃即改邪歸正，自此堂諭發出西甯縣城廂遠近都以彭青大彭包老稱之。彭公將此案斷結之後，過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吩咐手下男女老少英雄及隨征的軍官，即速拔營動身。向成都進發。暫且不提。却說陸宗道自從領了彭公命令，帶了三千人馬，不到兩日星夜趕到成都。叫門進城。面見四川總督格魯烈，把彭公囑咐的些話對他說明。一面調集本省協鎮遊擊中軍參將各率精兵保護省會。一面吩咐城守營，遠到城外四路清野，以防敵軍抄襲，并須深掘濠溝，修理吊橋，不得潦草塞責。陸宗道正在籌畫一切，忽見探馬回來報道：「不好了，現有一萬以上的兵馬已到城邊，將要進城了。」陸宗道和忽格烈一得此報，不知是那裡兵馬，未免吃驚。正是：未將防堵安排定，怕是敵軍大隊來。究竟萬餘兵從何而至，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洪光典陣前落帽

陸宗道城上觀兵

詩曰 將軍冠冕本堂皇

堪笑丟來在戰場

試向城頭遙望處

敵兵紛集費商量

話說提督陸宗道川督格忽烈聽得探子報道到了許多兵馬疑是敵軍恐怕他襲取城池不免着急陸宗道忙往城頭一望果有官軍四員各帶人馬三千仔細一認原來不是別人却是彭公手下的孔正憲吳興洪光典周永福四人一擁隨後就是旗幟飄揚人喊馬嘶把城牆圍團圍住好像要攻打城池一般陸宗道傳令大開城門一起放進使由格總督吩咐備辦牛肉燒酒分給各營犒賞兵士另有豐盛酒席設在總督衙門請孔正憲等熱集因為孔正憲等是彭大元帥手下初到之人所以格總督格外優待以表地主之意酒席筵前大家議定孔正憲一枝兵馬紮在南門吳興一枝兵馬紮在東門洪光典一枝兵馬紮在西門周永福一枝兵馬紮在北門陸宗道所有三千兵馬隨機策應不可拘定某在何處正在席間談論抵敵的方法便有細作報告西門城外已有敵軍五千圍攻在急洪光典得此信息即忙發哨發隊開城衝出原來洪光典慣使兩柄銅錘每柄銅錘足有四十斤重一馬當先跑過吊橋兩柄銅錘左右飛舞照見對面一個悍將手執鋼鞭左右舞舞洪光典大聲叫道你這草寇匪徒不知趨避要來討死本總領素來不斬無名之將報過名來以便咱的銅錘開個大窟這見那人叫道咱乃討清大元戎手下的先鋒官陶天寶是也你是滿胡的奴隸竟然不顧性命磨牙呀的叫罷便把雙鞭提起直衝橫掃恰似一路旋風捉摸不定洪光典也就把銅錘用勁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好像兩個流星一齊對舞兩下湊在一堆殺了三十餘合彼此總都覺有些乏力却見陶天寶的身後跑出一個書生模樣的好漢手提一桿長矛從從容容的說道陶先鋒不要胆怯傳本將軍柴天鐘前來助戰說畢就是那一揮長矛伸縮不定陶天寶更覺氣壯三人戰作一團又戰了二十餘合柴天鐘瞅個冷空把長矛對准洪光典的心窩直刺洪光典本是武進士出身軀體却甚靈便急向左邊一偏那長矛並未刺着柴天鐘看見未刺着又把長矛向前一伸洪光典連忙把頭一低預備把銅錘舞個金剛掃地不料頭上一頂藍綢緞帽已被長矛刺落在地接連又見陶天寶收隊拔起吊橋吹哨進城遂把西門緊閉回見總督裕元向提督陸宗道歡喜的說道不勝戰戰而回請二位大人恕罪陸宗道道是寡不敵眾非為罪也哈

附從新買了一頂緋帽。交他戴上。仍要緊守西門。切切勿誤。話未了。又有細作報道。東門敵兵又到。陸宗道便上城牆照望。知是敵人兵馬。亦有五千。營中兩個大將。一是梁天鵬。一是鄒泰。都是前次交過仗的。故此認識。鄒泰那人本來無甚麼本領。不過心上還有的計算。惟有梁天鵬善用雙刀。使出來。真是五花八門。難以招架。却是一個勁敵。陸宗道躊躇一番。即時走下城牆。命吳葵隨着自已一同騎馬出城。各帶三十人馬。一共人馬六十。放下吊橋。一擁過去。兩邊湊近。并不答話。吳葵上前。手執一柄點鋼槍。用個靈貓捕鼠的架式。對着梁天鵬。便刺。梁天鵬把身子一閃。也用一個鷄鷹抓雞的架式。把那雙刀齊下。若不是吳葵快快退步。險被梁天鵬的雙刀將左右膀膊剝斷。彼此復從門了數合。鄒泰便也舉起一根長槍。對吳葵亂戳。陸宗道在後看。得清楚。見吳葵的槍法精熟。生怕敗下。恐有性命之憂。立時提起關公所用式樣的大刀。足有七八十斤重。向梁天鵬頭上一剝。無奈梁天鵬左閃右避。總剝不着。遂把雙刀舞得飛花滾雪一般。不可逼視。陸宗道覺得一時難已取勝。急把大閃刀橫空一掃。却巧兩下相碰。竟把梁天鵬的雙刀打斷一枝。墮落在地。不敢再舞。敗回本陣。那邊吳葵敵住鄒泰。以槍對槍。戰了幾個回合。不分勝負。陸宗道便把大閃刀掉轉過來。對鄒泰砍去。鄒泰抽身得快。未曾砍到。惟長槍未及縮回。槍柄已被砍斷。吳葵便又挺槍而上。把鄒泰一槍刺中背心。倒於馬下。俟時就見閻君去了。陸宗道仍把閃刀左砍右剝。砍死敵軍不少。梁天鵬看看勢頭不妙。這得急急逃竄。陸宗道並未力追。還怕別路有敵軍又到。遂和吳葵整隊進城。總督格忽烈知他二人打了一個大大的勝仗。甚為歡慰。方欲擺酒慶賀。忽又接到探報。南北兩門都已到了大兵。陸宗道復行上城。先到南門城樓上。眺望果見無數兵馬。勢如潮湧。漫天蓋地而來。當先一匹黃驃駿馬。上坐一個五十來歲的英雄。頭戴金盔。堆眉雙鬚。身披金甲。上罩團龍黃緞馬褂。足頭上登方頭烏緞粉底朝靴。兩道長眉。一双俊眼。領下一部五柳長鬚。雖是一表堂堂。但那面目之間。現出一股晦色。究竟不真王者氣象。手執一柄鐵斧。上罩黃羅金龍傘。陸宗道暗暗想道。這人必是朱朝元無疑。左首一人。頭戴紗帽。身穿蟒袍。腰繫玉帶。腳下穿有一双官靴。手執一口寶劍。頗有文臣氣概。知是他軍師胡景塘。右手一人。頭戴綠巾。身穿茶扣領子甲。腰繫嵌珠綠戰裙。足登綠皮銀漆薄底靴。手執兩柄銅瓜錘。頗覺威風凜凜。知是他偏將程璧。隨後就是他的大將軍高翼。及招賢館新到的一

班草澤英雄都是精神抖擻氣宇昂昂。可是不知棄暗投明。所事非是真主。偏能從此降服清朝。何害不可建功立業。博個一官半職。頭親揚名。陸宗道望了一回。不禁代為嘆惜。轉身又往北門城樓上看去。只見當頭一員女將。年紀已有四十餘歲。頭上戴一頂鳳翅銀盔。雙飄雉尾。兩耳套有金環。下綴明珠。身穿桃紅洋綢女長衫。上罩青緞平金坎肩。腰繫一條蛋青綾花長巾。紅裙滿結百蝶。青綢中衣露出三寸。又共又瘦的金蓮斜挂於金鏤之上。坐下一匹白馬。手執兩口寶劍。背插五枝五彩的小旗。生得杏臉桃腮。一團媚態。居然是半老的佳人。陸宗照個仔細。却認得是青城山在逃的蕭媚娘。後面跟着又有數十個女兵。都是娘孃姊妹。齊整整的模樣。或是執刀。或是提槍。或是鐵衣駿馬。玉臂鵬弓。實與昔時娘子軍相彷彿。最後頭亦有人馬五千。由山溪小路。蜂湧而至。陸宗道把南北兩門觀看明白。心中想道。蕭媚娘的劍法通神。且會五遁的邪術。周永福何能抵禦。咱雖能用太乙五雷正法。但他身邊女兵甚多。恐怕另有法門。咱一個也覺得難以制勝。幸若朱朝元那邊兵馬更是不少。孔正憲現時僅有人馬三千。眾寡遠不相敵。他也更是抵當不住。這却如何是好。區區成都一城。豈不輕輕易易送與朱朝元麼。陸宗道正在此焦急。猛然又見城外塵頭大起。疑是再加敵兵。這一驚慌不小。正是：孤城圍困最難解。怎奈增兵又敵人。不知外城又到大批。是否敵人。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回

彭太師發令示機宜

陸提督正法勝邪術

詩曰

兵家制勝有機宜

命令頒來幾費思

邪正兩途分法術

試看妖婦怎支持

話說陸宗道在城頭上看見敵軍勢大。正憂難以抵禦。忽見遠遠的塵頭大起。怕是又加敵兵。不多時已到城邊。却見在前一人。年紀已有五十上下。頭戴官帽。紅頂花翎。身穿開氣袍。上套黃馬褂。下登粉底官靴。面如滿月。五官端正。花白鬚鬚精神充足。認得就是彭公。後面跟着李七侯。顧煥章。韓秀麟。李翠桃。李翠鳳等一班男女老少英雄。都是騎着高頭駿馬。得得而來。接連便有兩萬大兵。如潮似水。浩浩蕩蕩。聲勢殊覺張皇。原來彭公在化平縣奔潰之時。部下兵馬。不過萬餘。到了孔正憲處。各領三千兵馬。起先赶到成都。其時部下兵馬。實係無幾。怎麼這時又有大兵兩萬呢。須知彭公在西安縣駐節的時候。早已發出徵兵的檄文。經由陝西巡撫撥派人馬一萬。後來又徵集北

榮和敵數二人隨路搭房計得生力軍數千。故此大兵二萬并非虛數。陸宗道看見大帥駕到立時報知總督格忽烈格忽烈命守門軍士大開東門放了三聲大炮接進彭公及一班男女英雄。便在營署暫住。所有兵馬即擇東門外空曠地方安營紮寨。因為東門一隅。敵人果天鵬大敗逃竄。已無敵兵的踪跡。故此駐紮官兵一則攔阻果天鵬復來進攻的要路。二則便於城內糧草柴水之通行。這是閒話。姑且不提。却說陸宗道面見彭公。先把東西兩門交戰的情形。敘述大概。又把朱朝元帶有大隊圍住南門。還有蕭媚娘領有女兵并人馬五千圍攻北門的形勢。一一稟明。彭公聽罷。暗暗付道。南門一面敵兵雖多。大約可以門力。北門一面蕭媚娘素有邪術。必須設法門智。當下便令勝官保。胡定安。匡宏義。尚春霖四人會出東門。將城外紮的人馬分作四成。把一成留在原處作為援城。免得吳葵一人兵力單薄。把三成調到南門。環繞城牆而走。以防敵兵爬城跳牆等事。且與朱朝元戰個輸贏。勝負等口稱得令。又令陸宗道。榮和。敵數。及女將李翠娥。李翠鳳。男女一共五人。會同周永福。就把領的軍馬一陣衝出了北門。各用法術。各顯神通。擒住蕭媚娘。細別凌遲。以雪傷害鄭元連。夢珠。羅春紅。滕秋香。的夙恨。陸宗道等得令一聲。急急前去。於是分派既畢。彭公隨即帶了李七侯。顧煥章。韓秀麟。及恭將壽全。總兵閻玉。副將常典。等走上城頭。四面觀望。考察勝負。如何。此時就見孔正志。開啟南門。率領三千人馬。和勝官保等聯會。約共人馬。以近兩萬分為數隊。接連迎起。旂幟。擺起陣勢。鼓聲。先由胡定安。手執一柄大斧。跨上鵬轎。沖陣而前。高聲喊道。敵人聽者。現有彭大帥統率雄兵。萬平匪寇。先令咱打個頭陣。誰敢出來拚個死活。朱朝元即顧偏將程璧說道。且請將軍把那無名的滿奴。先擒過來。程璧遂提起兩柄瓜錘。飛身上馬。并不答話。直向胡定安打來。胡定安擒起大斧。砍了幾個回合。砍死幾十個小兵。末後却被程璧的銅瓜錘。打去一塊。今日胡定安也用斧背打斷程璧的一個錘柄。兩下各有損失。各回本陣。當下孔正志。見這勢頭。彼此平等。未能取勝。斷非可以和平了。結速即提起大旗。的蛇矛。飛馬出陣。厲聲叫道。本提督奉彭大元帥的命令。征討草寇。誰敢見罵。快快出來領死。這見朱朝元身後跑出一匹棗紅馬。馬上坐着一個大漢。滿頭紅髮。濃眉大眼。海口獠牙。一部短髯。臉如火炭。手提一柄點鋼三股叉。嘴裡是呀呀的叫道。咱乃洪承天。是也。現得朱泰主出力。誰是咱的對手。又跑出一匹烏驢馬。馬上又有一個大漢。豹頭環眼。大鼻

畢竟老虎嘴連鬚的一部亂鬚臉如首級手執一根純鋼九節鞭也是呀呀呀的叫道咱乃烏得迷是也要帶朱恭主滅清那個敢來送死原來這兩個大漢都是雲南化外的苗人投入朱營各有萬夫不當之勇孔正憲雖然知是勳敵覺得騎虎之勢未便退縮這得硬看頭皮把蛇矛舞得花飛雪滾一般洪承天和烏得迷的鋼叉銅鞭一來一往無解可擊孔正憲一人敵他兩個實是難以招架所幸左右有匡弘義右有苗春霖同時湊上一刀一槍左右飛舞無奈烏得迷力大如牛個體有勁把匡弘義劈單刃打落在半里多路又把苗春霖的槍桿打成兩截匡弘義苗春霖急急跑回洪承天的綱叉又到向孔正憲頸項殺來孔正憲把頭一縮那官帽上一顆頂子飛去多遠勝官保看看孔正憲將要敗回洪承天烏得迷又欲追趕便在腰內摸出兩個金線飛打過去一鏢正中一鏢却打在洪承天的左臂洪承天便是呀呀呀的罵道你這胡虜的奴才都是毫無本領竟用暗器傷人可恨呀可恨於是發痛而回兩邊鳴金收隊暫且不提却說陸宗道李翠桃等五人到了周永福營內把彭公的命令意向周永福說明遂叫周永福先領三千人馬沖出北門一馬當先對着蕭媚娘罵道你這不知羞恥的妖婦前在青城山總算漏網之魚後來又傷了彭大帥手下的男女將官四員至今還不收心依然出來弄醜且看本參將把你生擒活剮罷罵畢使聽得軍號嗚嗚三千軍馬往前一擁指望圍捉蕭媚娘蕭媚娘把手中寶劍搖那些女兵赶上刀槍林立箭矢交加跟身就是五千兵馬喊殺連天周永福左衝右突幾乎性命難保陸宗道和敬敷秦兆榮三人急忙各執兵器向前助戰周永福夾縫拖搶而回報敬敷秦兆榮各把寶劍砍死敵軍不少陸宗道掄起大闊刀拼殺神威殺得敵兵如落花流水剛剛偏住蕭媚娘卻被數條索兆榮拈過立時捉獲蕭媚娘不料蕭媚娘卻把那櫻桃小口一張吐出一股毒氣撲空盤旋幾平要向陸宗道和敬敷秦兆榮三人頭上墜落下來和敬敷秦兆榮知道他劍術利害連忙把手縮回陸宗道也就停住闊刀李翠桃李翠娥在旁照得清楚也由丹田中吐出兩道白光往上一冲旋繞一回漸漸把那青氣壓住剛要落到蕭媚娘的頂上蕭媚娘恐怕仙劍落下要傷自己的性命急忙吸收口中青氣復行念會有詞把那腳纖小的脚尖在地下了幾點喝一聲疾便有妖風大作飛沙走石令人站立不住次看千軍萬馬之聲乒乓兵兵冉冉而來陸宗道知是用邪術料他不勝正招呼李翠桃等各把手中寶劍提起站着勿動待咱

設法制勝於他。遂即念動真言。取出腰中寶劍。幌了幾幌。噴了一口口水。便見頓時下了一陣大雨。轟了幾聲迅雷。立刻妖風便息。兵馬無聲。停了一回。天氣放晴。看那許多紙人紙馬。飛落滿地。蕭媚娘知是他的邪術。已被陸宗道的太乙五雷正法所破。殊形着急。忽見南邊到了大隊人馬。怕是別處調來的官兵。不免急上加急。正是：自愁邪術終無用。怎奈官兵忽又來。不知那所到的大隊。果是何路人馬。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挖心肝蕭媚娘喪命

念咒語鄭紫姑興風

詩曰

惡貫至今已滿盈

心肝挖出奠陰堂

黑風習習從何起

咒語喃喃念幾聲

話說蕭媚娘。却因紙人紙馬。紛紛落地。頭見所有邪術。敵不過陸宗道的五雷正法。方將抽身就走。忽見大隊人馬。自南而來。恰是官兵。又到。攔阻去路。不得脫身。此時心上着急萬分。好比十五個吊桶。在井裡汲水。七上八下的一般。及至抬頭仔細一望。前面飄着一枝大旗。紅綢金邊。中間懸着討清大元戎鄭六個黑字。蕭媚娘這才放心。曉得是鄭紫姑帶領大隊前來接應。未幾走到切近。鄭紫姑向蕭媚娘臉上照了一照。見他形容。催促再看他手下女兵。及所帶的人馬。亦覺損傷不少。知是打了敗仗。所以憂急如此。便是親熱熱的說道。勝敗是軍家常事。從前之勝。所以有續後之敗。今日之敗。安知不有下次之勝。天道循環。盛衰無定。此理須要參透。我勸蕭娘子。總要保重玉體。共成大事。必能名傳後世。何必如此悶悶呢。蕭媚娘道。想我前在太華山。本算威名赫赫。正欲掃北滅清。不料被那彭販官。一遍再逼。實無棲身之所。幸蒙朱寨主賞收錄用。方欲再圖發展。以為失之東隅。猶可收之桑榆。奈何今日又復敗北。一挫再挫。情何以堪呢。鄭紫姑道。蕭娘子儘管放心。且待貧道把那胡狗奴才。拿來與你雪恨。這且慢表。却說陸宗道。和那敵數。桑北榮。李翠桃。李翠鳳。見那紙人紙馬。既已落地。回頭看那蕭媚娘。就像失魂落魄的樣子。預備要去捉拿。忽見鄭紫姑。依然是那道姑的打扮。飛馬而至。已與蕭媚娘並馬而行。四面又有大兵圍護。陸宗道等一時難已下手。這得暫時觀他動靜。後因他二人談論不止。陸宗道已是等得不耐煩。遂即開口罵道。你這不守清規的了頭。前既暗判縣官。領國律。後又慘殺女將。連夢珠等。實係罪孽深重。理應早已殛滅。至今還是地頭露面。恬不知羞。豈非自甘尋死麼。如此罵了一頓。指揮軍士。衝殺過去。陸宗道自己的閃刀。把那敵兵砍死無數。正是屍

橫遍野血流成河。對壘之際官兵却也不免損傷。鄭紫姑看陸宗道的殺法利害。剛要殺到身邊。便將柳腰一擺。纖足一蹬。即時躍有三丈多高。居然御風而行。忽起忽落。兩口鋒利無形自由劍。常在陸宗道的頭頂上盤繞不止。却將陸宗道的兩耳一齊割去。鮮血直流。陸宗道痛不可耐。這好拖刀而回。蕭媚娘也想把身子飛起。隨與鄭紫姑一全在空中。行那妖術。無奈年紀已有四旬。元氣實在不足。兩腳蹤了幾蹤。這覺身子呆笨。總是飛不起來。却被李翠挑李翠鳳姊妹二人拔劍趕上門了一回。鄭紫姑奈北崇亦即追上。四人一起。遂將蕭媚娘擒住。李翠挑李翠鳳等曉得他是善用五通之法。恐怕他又耍遁逃。即在身邊掏出捆仙絕索。捆個結實。這也算是蕭媚娘的惡貫滿盈。大數目到。此時押解進城。放在彭公面前。彭公一見蕭媚娘。想起鄭元及連夢珠羅春紅。膝秋香諸將。都被那槍挑下馬。割去首級。不禁氣往上衝。恨怒如切齒。因即吩咐擺設鄭連羅滕四人的靈柩。把蕭媚娘的心肝挖出。祭奠一番。以安陰魂。隨後拖下掩埋不提。惟有鄭紫姑飛行空中。看見蕭媚娘被擒。知道李翠挑李翠鳳等深通法術。自揣難以解救。回頭瞧看自己所帶的大兵。及蕭媚娘所存的女兵。總算起來。除去死傷逃亡不計之外。尚有六千餘人。正可攻打城池。便把手中的寶劍一拖。又吩咐把那討清大元戎的旂幟一搖。就見那些人馬蜂擁上前。成都北門而來。這時陸宗兩個耳朵雖被割去。有些痛楚。滴了一回鮮血。而精神依然活潑。心上亦甚明白。即把闊刀放下。從懷中掏出一小色金燈。圓本後原散左右一齊數上。覺得微微作疼。不多時兩耳生出。回復原狀。仍把闊刀提起。衝殺一陣。祁放數奈北崇及李翠挑李翠鳳四人。原來都是黃花仙姑的徒弟。個個都有仙術。能以飛行。一齊躍起。多高預備又要擒捉鄭紫姑。鄭紫姑看看勢頭不妙。怕又要跑蕭媚娘的覆轍。急忙念了一篇咒語。咒語念畢。遂將道袍一抖。立刻起了一陣黑風。祁放數等都吹得頭暈目眩。落到地上。陸宗道也是站立不住。便即邀同周永福。帶了一些殘兵。趕進進城。拔起吊橋。閉城固守。鄭紫姑頗覺洋洋得意。便從半空裡下來。吩咐大隊暫離城門五里。路下寨。鎮且休息。以待時機。再行進攻。當下便見有蕭媚娘所存的幾十個女兵。環立在左右。不免觸動心思。暗想。秦娘姑蕭媚娘。總算是女中豪傑。至今如此結果。性命難存。免死難逃。物傷其類。自揣一向住在隱賢庵。秦養老母本不干預世事。何等清閑自在。這因師命難違。所以這才出山。輔助朱朝元。恢復明室。排除滿清。但不知此願何日能